南豐文鈔/009卷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卷八 ◄

南豐文鈔
卷九　記、傳

► 卷十

卷九 · 記、傳

清心亭記

嘉祐六年，尚書虞部員外郎梅君為徐之蕭縣，改作其治所之東亭，以為燕息之所，而名之曰清心之亭。是歲秋冬，來請記於京師，屬余有亡妹殤女之悲，不果為。明年春又來請，屬余有悼亡之悲，又不果為。而其請猶不止。至冬乃為之記曰：

夫人之所以神明其德，與天地同其變化者，夫豈遠哉？生於心而已矣。若夫極天下之知，以窮天下之理，於夫性之在我者，能盡之，命之在彼者，能安之，則萬物之自外至者，安能累我哉？此君子之所以虛其心也，萬物不能累我矣。而應乎萬物，與民同其吉凶者，亦未嘗廢也。於是有法誡之設，邪僻之防，此君子之所以齋其心也。虛其心者，極乎精微，所以入神也。齋其心者，由乎中庸，所以致用也。然則君子之欲修其身，治其國家天下者，可知矣。

今梅君之為是亭，曰不敢以為遊觀之美，蓋所以推本為治之意，而且將清心於此，其所存者，亦可謂能知其要矣。乃為之記，而道予之所聞者焉。十一月五日，南豐曾鞏記。

醒心亭記

滁州之西南，泉水之涯，歐陽公作州之二年，構亭曰豐樂，自為記以見其名之意。既又直豐樂之東幾百步，得山之高，構亭曰醒心，使鞏記之。

凡公與州之賓客者遊焉，則必即豐樂以飲。或醉且勞矣，則必即醒心而望。以見夫群山之相環，雲煙之相滋，曠野之無窮，草樹眾而泉石嘉，使目新乎其所睹，耳新乎其所聞，則其心灑然而醒，更欲久而忘歸也。故即其所以然而為名，取韓子退之《北湖》之詩云。噫！其可謂善取樂於山泉之間，而名之以見其實，又善者矣。

雖然，公之樂，吾能言之。吾君優遊而無為於上，吾民給足而無憾於下，天下學者皆為材且良，夷狄鳥獸草木之生者皆得其宜，公樂也。一山之隅，一泉之旁，豈公樂哉？乃公所以寄意於此也。若公之賢，韓子歿數百年而始有之。今同遊之賓客，尚未知公之難遇也。後百千年，有慕公之為人而覽公之跡，思欲見之，有不可及之歎，然後知公之難遇也。則凡同遊於此者，其可不喜且幸歟！而鞏也，又得以文詞托名於公文之次，其又不喜且幸歟！慶曆七年八月十五日記。

擬峴臺記

尚書司門員外郎晉國裴君治撫之二年，因城之東隅作臺以遊，而命之曰擬峴臺，謂其山溪之形，擬乎峴山也。數與其屬與州之寄客者遊其間，獨求記於予。

初，州之東，其城因大丘，其隍因大溪，其隅因客土以出溪上，其外連山高陵，野林荒墟，遠近高下，壯大閎廓，怪奇可喜之觀，環撫之東南者，可坐而見也。然而雨隳潦毀，蓋藏棄委於榛叢莽草之間，未有即而愛之者也。君得之而喜，增甓與土，易其破缺，去榛與草，發其亢爽，繚以橫檻，覆以高甍。因而為台，以脫埃氛，絕煩囂，出雲氣而臨風雨。然後溪之平沙漫流，微風遠響，與夫波浪洶湧，破山拔木之奔放，至於高桅勁櫓，沙禽水獸，下上而浮沉者，皆出乎履舄之下。山之蒼顏秀壁，巔崖拔出，挾光景而薄星辰。至於平岡長陸，虎豹踞而龍蛇走，與夫荒蹊聚落，樹陰晻曖，遊人行旅，隱見而斷續者，皆出乎衽席之內。若夫煙雲開斂，日光出沒，四時朝暮，雨暘明晦，變化不同，則雖覽之不厭，而雖有智者，亦不能窮其狀也。或飲者淋漓，歌者激烈，或靚觀微步，旁皇徙倚，則得於耳目與得之於心者，雖所寓之樂有殊，而亦各適其適也。

撫非通道，故貴人富賈之遊不至。多良田，故水旱螟螣之災少。其民樂於耕桑以自足，故牛馬之牧於山谷者不收，五穀之積於郊野者不垣，而晏然不知枹鼓之警，發召之役也。

君既因其土俗，而治以簡靜，故得以休其暇日，而寓其樂於此。州人士女，樂其安且治，而又得遊觀之美，亦將同其樂也，故予為之記。其成之年月日，嘉祐二年之九月九日也。

道山亭記

閩故隸周者也，至秦開其地列於中國，始並為閩中郡。自粵之太末，與吳之豫章，為其通路。其路在閩者，陸出則厄於兩山之間，山相屬無間斷，累數驛乃一得平地，小為縣，大為州，然其四顧亦山也。其途或逆阪如緣絙，或垂崖如一發，或側徑鉤出於不測之溪上，皆石芒峭發，擇然後可投步。負戴者雖其土人，猶側足然後能進。非其土人，罕不躓也。其溪行，則水皆自高瀉下，石錯出其間，如林立，如士騎滿野，千里下上，不見首尾。水行其隙間，或衝縮蟉糅，或逆走旁射，其狀若蚓結，若蟲鏤，其旋若輪，其激若矢。舟溯沿者，投便利，失毫分，輒破溺。雖其土長川居之人，非生而習水事者，不敢以舟楫自任也。其水陸之險如此。漢嘗處其眾江淮之間而虛其地，蓋以其狹多阻，豈虛也哉？

福州治侯官，於閩為土中，所謂閩中也。其地於閩為最平以廣，四出之山皆遠，而長江在其南，大海在其東，其城之內外皆途，旁有溝，溝通潮汐，舟載者晝夜屬於門庭。麓多桀木，而匠多良能，人以屋室鉅麗相矜，雖下貧必豐其居，而佛、老子之徒，其宮又特盛。城之中三山，西曰閩山，東曰九仙山，北曰粵王山，三山者鼎趾立。其附山，蓋佛、老子之宮以數十百，其瑰詭殊絕之狀，蓋已盡人力。

光祿卿、直昭文館程公為是州，得閩山嶔之際，為亭於其處，其山川之勝，城邑之大，宮室之榮，不下簟席而盡於四矚。程公以謂在江海之上，為登覽之觀，可比於道家所謂蓬萊、方丈、瀛州之山，故名之曰道山之亭。閩以險且遠，故仕者常憚往，程公能因其地之善，以寓其耳目之樂，非獨忘其遠且險，又將抗其思於埃{土盍}之外，其志壯哉！

程公於是州以治行聞，既新其城，又新其學，而其餘功又及於此。蓋其歲滿就更廣州，拜諫議大夫，又拜給事中、集賢殿修撰，今為越州，字公辟，名師孟云。

學舍記

予幼則從先生受書，然是時，方樂與家人童子嬉戲上下，未知好也。十六七時，窺《六經》之言與古今文章，有過人者，知好之，則於是銳意欲與之並。而是時，家事亦滋出。

自斯以來，西北則行陳、蔡、譙、苦、睢、汴、淮、泗，出於京師；東方則絕江舟漕河之渠，逾五湖，並封、禺、會稽之山，出於東海上；南方則載大江，臨夏口而望洞庭，轉彭蠡，上庾嶺，繇湞陽之瀧，至南海上。此予之所涉世而奔走也。蛟魚洶湧湍石之川，巔崖莽林貙虺之聚，與夫雨暘寒燠風波霧毒不測之危，此予之所單遊遠寓，而冒犯以勤也。衣食藥物，廬舍器用，箕筥碎細之間，此予之所經營以養也。天傾地壞，殊州獨哭，數千里之遠，抱喪而南，積時之勞，乃畢大事，此予之所遘禍而憂艱也。太夫人所志，與夫弟婚妹嫁，四時之祠，屬人外親之問，王事之輸，此予之所皇皇而不足也。予於是力疲意耗，而又多疾，言之所序，蓋其一二之粗也。得其閑時，挾書以學，於凡為身治人，世用之損益，考觀講解，有不能至者。故不得專力盡思，琢雕文章，以載私心難見之情，而追古今之作者為並，以足予之所好慕，此予之所自視而嗟也。

今天子至和之初，予之侵擾多事故益甚，予之力無以為，乃休於家，而即其旁之草舍以學。或疾其卑，或議其隘者，予顧而笑曰：「是予之宜也。予之勞心困形，以役於事者，有以為之矣。予之卑巷窮廬，冗衣韲飯，芑苴之羹，隱約而安者，固予之所以遂其志而有待也。予之疾則有之，可以進於道者，學之有不至。至於文章，平生所好慕，為之有不暇也。若夫土堅木好高大之觀，固世之聰明豪雋挾長而有恃者所得為，若予之拙，豈能易而志彼哉？」

遂歷道其少長出處，與夫好慕之心，以為《學舍記》。

南軒記

得鄰之菷地蕃之，樹竹木、灌蔬於其間，結茅以自休，囂然而樂。世固有處廊廟之貴，抗萬乘之富，吾不願易也。

人之性不同，於是知伏閑隱隩，吾性所最宜。驅之就煩，非其器所長，況使之爭於勢利、愛惡、毀譽之間邪？然吾親之養無以修，吾之昆弟飯菽藿羹之無以繼，吾之役於物，或田於食，或野於宿，不得常此處也，其能無焰然於心邪？少而思，凡吾之拂性苦形而役於物者，有以為之矣。士固有所勤，有所肆識，其皆受之於天而順之，則吾亦無處而非其樂，獨何必休於是邪？顧吾之所好者遠，無與處於是也。然而六藝百家史氏之籍，箋疏之書，與夫論美刺非、感微托遠、山鐫塚刻、浮誇詭異之文章，下至兵權、曆法、星官、樂工、山農、野圃、方言、地記、佛老所傳，吾悉得於此，皆伏羲以來，下更秦漢至今，聖人賢者魁傑之材，殫歲月，憊精思，日夜各推所長，分辨萬事之說，其於天地

萬物，小大之際，修身理人，國家天下治亂安危存亡之致，無不畢載。處與吾俱，可當所謂益者之友非邪？

吾窺聖人旨意所出，以去疑解蔽，賢人智者所稱事引類，始終之概以自廣，養吾心以忠，約守而恕行之。其過也改，趨之以勇，而至之以不止，此吾之所以求於內者。得其時則行，守深山長谷而不出者，非也。不得其時則止，僕僕然求行其道者，亦非也。吾之不足於義，或愛而譽之者，過也。吾之足於義，或惡而毀之者，亦過也。彼何與於我哉？此吾之所任乎天與人者。然則吾之所學者雖博，而所守者可謂簡；所言雖近而易知，而所任者可謂重也。

書之南軒之壁間，蚤夜覽觀焉，以自進也。南豐曾鞏記。

鵝湖院佛殿記

慶曆某年某月日，信州鉛山縣鵝湖院佛殿成，僧紹元來請記，遂為之記曰：

自西方用兵，天子宰相與士大夫勞於議謀，材武之士勞於力，農工商之民勞於賦斂。而天子嘗減乘輿掖庭諸費，大臣亦往往辭賜錢，士大夫或暴露其身，材武之士或秉義而死，農工商之民或失其業。惟學佛之人不勞於謀議，不用其力，不出賦斂，食與寢自如也。資其宮之侈，非國則民力焉，而天下皆以為當然，予不知其何以然也。今是殿之費，十萬不已，必百萬也；百萬不已，必千萬也；或累累而千萬之不可知也。其費如是廣，欲勿記其日時，其得邪？而請予文者，又紹元也。故云爾。

仙都觀三門記

門之作，取備豫而已。然天子、諸侯、大夫各有制度，加於度則譏之，見於《易》、《禮記》、《春秋》。其旁三門，門三途，惟王城為然。老子之教行天下，其宮視天子或過焉，其門亦三之。其備豫之意，蓋本於《易》，其加於度，則知《禮》者所不能損，知《春秋》者所太息而已。甚矣！其法之蕃昌也。

建昌軍南城縣麻姑山仙都觀，世傳麻姑於此仙去，故立祠在焉。距城六七里，由絕嶺而上，至其處，地反平寬衍沃，可宮可田。其獲之多，與他壤倍，水旱之所不能災。予嘗視而歎曰：「豈天遺此以安且食其眾，使世之衎衎施施，趨之者不已歟？不然，安有是

邪？」則其法之蕃昌，人力固如之何哉？

其田入既饒，則其宮從而侈也宜。慶曆六年，觀主道士淩齊曄相其室無不修而門獨庳，曰：「是不足以稱吾法與吾力。」遂大之。既成，托予記。予與齊曄，里人也，不能辭。噫！為里人而與之記，人之情也；以《禮》、《春秋》之義告之，天下之公也。不以人之情易天下之公，齊曄之取予文，豈不得所欲也夫？豈以予言為厲已也夫？八月日記。

分寧縣雲峰院記

分寧人勤生而嗇施，薄義而喜爭，其土俗然也。自府來抵其縣五百里，在山谷窮處。其人修農桑之務，率數口之家，留一人守舍行饁，其外盡在田。田高下磽腴，隨所宜雜殖五穀，無廢壤。女婦蠶枲，無懈人。茶鹽蜜紙竹箭材葦之貨，無有纖巨，治咸盡其身力。其勤如此。富者兼田千畝，廩實藏錢，至累歲不發，然視捐一錢，可以易死，寧死無所捐。其於施何如也？其間利害不能以稊米，父子、兄弟、夫婦，相去若弈棋然。於其親固然，於義厚薄可知也。長少族坐里閭，相講語以法律。意向小戾，則相告訐，結黨詐張，事關節以動視聽。甚者畫刻金木為章印，摹文書以紿吏，立縣庭下，變偽一日千出，雖笞撲徙死交跡，不以屬心。其喜爭訟，豈比他州縣哉？民雖勤而習如是，漸涵入骨髓，故賢令長佐吏比肩，常病其未易治教使移也。

雲峰院在縣極西界，無籍圖，不知自何時立。景德三年，邑僧道常治其院而侈之。門闥靚深，殿寢言言。棲客之廬，齋庖庫庾，序列兩傍。浮圖所用鐃鼓魚螺鍾磬之編，百器備完。吾聞道常氣質偉然，雖索其學，其歸未能當於義，然治生事不廢，其勤亦稱其土俗。至有餘輒斥散之，不為黍累計惜，樂淡泊無累，則又若能勝其嗇施喜爭之心，可喜也。或曰使其人不汩溺其所學，其歸一當於義，則傑然視邑人者，必道常乎？未敢必也。

慶曆三年九月，與其徒謀曰：「吾排蓬藋治是院，不自意成就如此。今老矣，恐泯泯無聲畀來人，相與圖文字，買石刻之，使永永與是院俱傳，可不可也？」咸曰：「然。」推其徒子思來請記，遂來，予不讓，為申其可言者寵嘉之，使刻示邑人，其有激也。

二十八日，南豐曾鞏記。

菜園院佛殿記

慶曆八年四月，撫州菜園僧可棲，得州之人高慶、王明、饒傑相與率民錢為殿於其院成，以佛之像置其中，而來乞予文以為記。

初，菜園有籍於尚書，有地於城南五里，而草木生之，牛羊踐之，求屋室居人焉，無有也。可棲至，則喜曰：「是天下之廢地也，人不爭，吾得之以老，斯足矣。」遂以醫取資於人，而即其處立寢廬、講堂、重門、齋庖之房、棲客之舍，而合其徒入而居之。獨殿之役最大，自度其力不能為，乃使慶、明、傑持簿乞民間，有得輒記之，微細無不受，浸漸積累，期月而用以足，役以既。自可棲之來居至於此，蓋十年矣。

吾觀佛之徒，凡有所興作，其人皆用力也勤，刻意也專，不肯苟成，不求速效，故善以小致大，以難致易，而其所為，無一不如其志者，豈獨其說足以動人哉？其中亦有智然也。若可棲之披攘經營，攛摭纖悉，忘十年之久，以及其志之成，其所以自致者，豈不近是哉？噫！佛之法固方重於天下，而其學者又善殖之如此。至於世儒，習聖人之道，既自以為至矣，及其任天下之事，則未嘗有勤行之意，堅持之操，少長相與語曰：「苟一時之利耳，安能必世百年，為教化之漸，而待遲久之功哉！」相薰以此，故歷千餘載，雖有賢者作，未可以得志於其間也。由是觀之，反不及佛之學者遠矣。則彼之所以盛，不由此之所自守者衰歟？

與之記，不獨以著其能，亦愧吾道之不行也已。曾鞏記。

洪渥傳

洪渥，撫州臨川人。為人和平。與人遊，初不甚歡，久而有味。家貧，以進士從鄉舉，有能賦名。初進於有司，輒連黜。久之乃得官。官不自馳騁，又久不進，卒監黃州麻城之茶場以死。死不能歸葬，亦不能還其孥。渥里中人聞渥死，無賢愚皆恨失之。

予少與渥相識，而不深知其為人。渥死，乃聞有兄年七十餘，渥得官，而兄已老，不可與俱行。渥至官，量口用俸，掇其餘以歸，買田百畝居其兄，復去而之官，則必安焉。渥既死，兄無子，數使人至麻城撫其孥，欲返之而居以其田，其孥蓋弱力不能自致，其兄益已老矣，無可奈何，則念輒悲之。其經營之猶不已，忘其老也。渥兄弟如此無愧矣。渥平居若不可任以事，及至赴人之急，早夜不少懈，其與人真有恩者也。

予觀古今豪傑士傳，論人行義，不列於史者，往往務摭奇以動俗，亦或事高而不可為繼，

或伸一人之善而誣天下以不及，雖歸之輔教警世，然考之《中庸》或過矣。如渥之所存，蓋人人所易到，故載之云。